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中吳紀聞卷二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燾

謄錄監生臣王永鎮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一

中吳紀聞

地理類八 雜記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中吳紀聞六卷宋龔明之撰明之字希仲號五休居士崑山人紹興間以鄉貢廷試授高州文學淳熙初舉經明行修授宣教郎致任是書採吳中故老嘉言懿行及其風土人文為新舊圖經范成大吳郡志所不

載者仿范純仁東齋紀事蘇軾志林之體編次成帙本末該貫足裨風教書成于淳熙九年明之年已九十有二亦可謂耄而好學者矣宋末書已罕傳元至正間武寧盧熊修蘇州志訪求而校定之明末常熟毛晉始授諸梓亦多舛謬其子辰後得葉盛菴竹堂藏本相校第六卷多程超一條其餘頗有異同何焯假以勘定極為精審然盧熊跋稱其子昱

所撰行實附後今兩本皆無之則葉本亦不
免于脫佚矣今仍據毛晉本繕錄焉乾隆四
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中吳紀聞序

吾家自先殿院占籍中吳距今幾二百禩相傳已及雲
仍矣明之幼嘗逮事王父母聞講論鄉之先進所以誨
化當世者未嘗不注意高仰不少長從父黨游皆名人
魁士及又獲識典刑於親炙之久乃從事於進取虞庠
魯泮餘三十年同舍亦多丈人行揭德振華咸有可紀
厥後世異事變利門名路絕不復往由是聲迹益晦陋
瓜疇芋區不過老農相爾汝所與談笑者無復有鴻儒

矣竊嘗端居而念焉凡疇昔飮聞而厭見者往往後輩所未喻今年九十有二西山之日已薄恐其說之無傳也口授小子昱俾抄其大端藏之篋衍不惟可以稽考往跡資助談柄其間有裨王化關士風者頗多皆新舊圖經及吳地志所不載者至于鬼神夢卜雜置其間蓋効范忠文東齋紀事體談諧嘲諢亦錄而弗棄蓋效蘓文忠公志林體皆取其有戒於人耳昱新學小生屬意不倫措辭無法不可以為書予意為是不滿必得老於

文者槩括之庶幾不為撫掌之資而使後之人誦其所
聞以代莊舄之吟爾淳熙九年中和日宣教郎賜緋魚
袋致仕龔明之期頤堂書

欽定四庫全書

中吳紀聞卷一

宋龔明之撰

范文正公

天聖五年范文正公居母喪上書宰執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選舉崇教育養將材實邊備保直臣斥佞臣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奸雄凡萬餘言時王文正公會為相見而偉之服滿薦充館職由此為人主所知不次擢用慶歷三年九月拜叅知政事上開

天章閣訪以治道公條陳當世急務十條一曰明陟黜
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
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覃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
減徭役上嘉納之一歲之間次第舉行無或遺者公初
上宰相書即受知於王文正後陳十事即見聽於仁宗
雖曰抱負竒偉不容不見於施設自非聖君賢相委曲
信任之亦安能行其所學邪

許洞

許洞太子洗馬仲容之子

洗馬墳在城西

登咸平三年進士第

平生以文章自負所著詩篇甚多當世皆知其名歐陽文忠公嘗稱其為俊逸之士所居惟植一竹以表特立之操吳人至今稱之曰許洞門前一竿竹真廟祠汾陰時洞為均州參軍在路獻文章令召試中書

予之族妹適洞之曾

孫見其家藏洞之敕牒三四紙

洞與潘閔錢易為友狂放不羈閔坐盧多遜黨亡命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洞密贈之詩曰潘逍遙平

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汝口叟叟
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山神鎮長在
駟雷叱電依前趕出這老怪

丁陳范謝

錢武肅王鏐之子廣陵王元璪廣陵王之子威顯王文
奉皆為中吳軍節度使開府於蘇時有丁陳范謝四人
者同在賓幕丁諱守節陳諱贊明范諱夢齡謝諱崇禮
職中吳軍節度推官俱以長者稱守節者丞相謂之祖

贊明者屯田之奇字虞卿之曾祖夢齡者叅政仲淹之曾祖崇禮者太子賓客濤之父其子孫又皆登高科躋臚仕足見慶源深厚矣

辟疆園

吳中舊傳池館林木之勝惟辟疆園為第一辟疆姓顧氏晉人見於題咏者甚衆李太白云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園陸羽云辟疆舊林園怪石紛相向陸龜蒙云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槩敵皮日休云夏葺園中景應為顧

辟疆近世如張伯玉亦云于公門館辟疆園放蕩襟懷
水石間今莫知其遺跡所在

鬪百草

吳王與西施嘗作鬪百草之戲故劉禹錫詩云若共吳
王鬪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

陳君子

陳之竒字虞卿鄉人以其有賢德故以君子稱之初登
第為鄱陽尉後為丹徒秦興令李瑋尚秦國大長公主

下國子監舉通經術有行義者為教授遂以公充選未
幾乞致仕遷太子中允時年未五十俄除平江軍節度
掌書記復以為教授詔裝錢促遣之力辭不赴公道德
著於鄉雖閭巷小兒亦知愛敬有爭訟久不決者跨蹇
驢至其家以大義感動之皆為之革心自掛冠後閑居
十八年熙寧初卒葬花山王岐公為作誌題之曰陳君
子墓銘始公之謝事也蔣堂侍郎語人曰舉天下皆知
有富貴而虞卿獨以知止易衆人之心吾喜林下有人

矣因為賦詩曰寵秩拜春坊歸休識慮長掃門卑魏勃
設醴謝元王一水尊鱸國群山摘柚鄉喜君添老社煙
駕共徜徉張伯玉郎中亦贈之詩曰東吳王孫歸掛冠
玉絲紅繒滿雕盤狂吟但覺日月久醉舞不知天地寬
小圃移花山客瘦夜窻搗藥摘童寒新書近日成多少
且告先生旋借看

梅聖俞與僧良玉詩

崑山慧聚寺良玉字蘊之僧行甚高旁通文史之學又

善書工琴棋因游京師梅聖俞見而喜之以姓名聞于
朝賜以紫衣其東歸也聖俞以詩送之曰來衣茶褐袍
歸變椹色服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水煙晦琴徽山
月上巖屋野童遙相迎風葉鳴橡榭後潛遁故山專以
講經為務號所居曰雨花堂

半夜鐘

唐張繼宿楓橋詩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
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昔人謂鐘聲無

半夜者詩話嘗辨之云姑蘇寺鐘多鳴於半夜予以其說為未盡姑蘇寺鐘唯承天寺至夜半則鳴其它皆五

更鐘也

此張繼詩王氏學林新編誤以為溫庭筠

白樂天

白樂天為郡時嘗攜容滿蟬態等十妓夜游西武丘寺嘗賦紀游詩其末云領郡時將久游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可見當時郡政多暇而吏議甚寬使在今日必以罪去矣

六經閣記

姑蘇自景祐中范文正公典藩方請建學其後富郎中嚴繼之又建六經閣張伯玉公達嘗為郡從事遂命為之記今但傳其篇首數句聞見錄又誤載其始末予家偶藏公達所著蓬萊集恐後人不復見全文也因具載之六經閣子史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緝之其後天章蔣公待制中書柳舍人史館昭文張陸二學士行郡事殿中丞李仲塗先生之猶子中臺柳

兵曹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仁賢繼志學始大成
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厨之後廡澤地
汙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
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僦之
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建層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
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決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
三架雷八椽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衝染枕巧漫
陶甃稱是祈於久故爽而不庠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

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澤然
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大抵
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盡在是矣古者
聖賢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以頤
解耳授故教之有方導之有源乃本庠序之風師儒之
說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烜之以文物聳之
以聲明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府故其習之
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毆元元入

善域優而柔之使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
無他焉教化之本末馴善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
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
知有朝廷之化則嚮方之心日懋一日禮義之澤流于
外絃誦之聲格于內其為惡也無所從其為善也有所
歸雖不欲徙善遠罪納諸大和不可名康公之詩曰豈
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之說云布在方策人存則政舉
凡百君子由斯道治斯民暢皇極序彝倫者捨此而安

適得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
刊樂石庶幾永永無忽

唐郎官題名

唐郎官題名碑承平時在學舍中堂之後已漸刊缺兵
火後不復存矣序文乃張長史楷書長史以草聖得名
未嘗作楷字世尤愛之題名之人雖不一亦盡得古筆
法唐世崇尚字學用此以取人凡書皆可觀今所傳止
序文爾長史蘇人故立碑於此

丁晉公

祖守節吳越中
吳軍節度推官

公諱謂字謂之家世於冀其祖仕錢氏遂為吳人公少負才名先叔祖端公在鼎州日公嘗贄文求見因贈之詩曰膽怯何由戴鐵冠祇緣昭代獎孤寒曲肱未遂違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三署每傳朝客說五溪閑凭郡樓看祝君早得文場雋況值天階正舞干淳化三年公登進士科名在第四與孫何俱有聲當時王黃州有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合教修

史二子文章似六經祥符中為叅知政事上問唐酒價
幾何公曰每斗三百按杜甫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
三百青銅錢又侍宴賞花釣魚公詩云鴛鴦鳳輦穿花
去魚畏龍顏上釣遲上賞詠再三群臣皆以為不及天
禧中拜相仁宗即位進司徒兼侍中後為章聖山陵使
擅移陵域貶將仕郎崖州司戶叅軍公自遷謫日賦一
詩號知命集後因奏表叙策立之功有云雖遷陵之罪
大念立主之功多因徙雷州移道州復秘書監光州居

住貶竄十五年鬚髮無斑白者人皆服其量臨終半月不食焚香危坐誦佛書以沈香煎湯時呷而已至光州謝執政啓有云三十年門館從游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在海上對客問天下州郡孰大客曰唯京師公曰朝廷宰相只作崖州司戶則崖州為大衆皆大笑歸葬華山所居在大郎橋號晉公坊堂宇甚古有層閣數間臨其後予嘗至其第與公之孫德隅游從德隅善篆亦工於四六

解額

姑蘇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為額慶歷中就舉者止二百人范貫之龍圖嘗作送錢正叔赴舉序已言四人之額視他藩為最寡熙寧元豐間應舉者漸多增為六人三舍既行罷去科舉法歲貢四人舍法罷乃合三年之數為十二人紹興丙子又增流寓一名今終場者幾二千人其額又不勝其窄矣

紅蓮稻

金匱要略卷之三十一
卷一
紅蓮稻從古有之陸魯望別墅懷歸詩云遙為晚花吟
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至今以此為佳種

陸宣公

唐書云陸贄蘇州嘉興人按武德中蘇州所管七縣而
嘉興本號長水縣後改為由拳又改為嘉禾吳赤烏中
方易今名也

太一宮

太平興國六年方士言五福太一在吳越分太一天之

貴神也行度所至之國民受其福故令蘇州建太一宮
後以地遠不便於禱祀遂於京城蘇村建之今天慶觀
乃其舊址鄉人尚有以宮巷宮前稱者

孫百篇

吳士孫發嘗舉百篇科故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體
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云直應天授與詩
情百咏唯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時如此此科不知創
於何代國初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即命試太平興國五

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為題詩云松
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每題
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數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
第仍詔今後有應此科約此題為式

蘇子美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叅政之孫慷慨有大志工為古文
聲名與歐陽公相上下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子美
以太廟齋郎詣登聞上疏謂天以此垂戒願陛下恭默

自省語甚切直時年方二十登景祐元年進士第俄有
詔戒越職言事者子美又上書極論其不可慶歷四年
授大理評事集賢校理監進奏院當時用事者以子美
乃范文正所薦而杜正獻之壻也因鬻故紙會客事誣
奏之遂除名勒停嘉祐初韓魏公為請於朝追復元官
卒年四十一山谷先生嘗有觀祕閣蘇子美題壁詩曲
盡其平生大節真蹟藏汪玉山家今集中不載故見之
於此仁祖康四海本朝盛文章蘇郎如虎豹孤嘯翰墨

場風流映海岱俊鋒不可當學書窺法窟當代見崔張
銀鈎刻琬琰蠶尾迴縑緗擢登群玉府臺閣自生光春
風吹細雨禁直夢滄浪人聲市朝遠簾影花竹涼秋河
湔筆硯怨句挾風霜不甘老天祿試欲叫未央小臣膽
如斗侏儒俸一囊請提師十萬奉辭問邊疆歸鞍飲月
支伏背笞中行人事喜垂忤南遷浮夜航此時調玉燭
日行中道黃柄臣似牛李傾奪謀未臧薄酒圍邯鄲老
龜禍枯桑兼官百郡邸報賽用歲常招延青雲士共醉

椒醕觴俗客避白眼徵歌舞紅裳謗書動宸極牢戶繫
桁揚一網收冠蓋九衢人走藏庖丁提刀立滿志無四
旁論罪等饕餮囚衣禦芳良姑蘇麋鹿曠風月有書堂
永無湔祓期山鬼共幽篁萬戶封侯骨今成狐兔岡邇
來四十年我亦按書郎雄文終膾炙妙墨見垣牆高山
仰豪氣崢嶸乃不亡張侯開詩卷詞意尚軒昂草書十
餘紙雨漏古屋廊誠知千里馬不服萬乘箱遂令駕鼓
車此宜用其長事往飛鳥過九原色莽蒼敢告大鈞手

才難幸扶將子泌字進之任湖北運使

先殿院之
女適
叅政公之子宿

宿乃者之弟於
子美為叔父

紅梅閣

吳感字應之以文章知名天聖二年省試為第一又中
天聖九年書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居小市橋有侍姬
曰紅梅因以名其閣嘗作折紅梅詞曰喜輕澌初泮微
和漸入芳郊時節春消息夜來陡覺紅梅數枝爭發玉
溪仙館不是箇尋常標格化工別與一種風情似勻點

臙脂染成香雪重
吟細閱比繁杏天桃
品流真別只愁
共彩雲易散冷落謝池風月
憑誰向說三弄處龍吟休
咽大家留取倚闌干
問有花堪折勸君須折其詞
傳播
人口春日郡宴必使倡人歌之
吳死其閣為林少卿所得
兵火前尚存子純字晦叔
文行亦高鄉人呼為吳先

生

楊元素本事集誤以為蔣堂侍郎有
小鬟號紅梅吳殿丞作此詞贈之

先高祖

先高祖諱識給事中諱慎儀之子登端拱三年第大中

祥符間用翰林學士李宗諤薦權監察御史屬真宗東封護蹕還都遷殿中侍御史兼左巡使時年四十有二本朝承襲唐制御史不專言職至是始擇學術醇正操履端方可以紀綱朝廷者俾入臺言事得之至難故被選者實為不世之榮先高祖任職踰年遽抱目疾累表乞退遂除檢校司封郎官平江軍節度副使

先高祖登第時金花帖子尚存其制用塗金黃紙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仍用白紙作一大帖貯之

亦題姓名於上近吳南英於周叅政處模寫王扶盛
京二帖子名士題跋甚衆皆以為今世所罕見者予
因歸而視其所藏適與王扶同此一榜規模無毫髮
不相似但多白紙為護爾今所謂榜帖者蓋起於此

趙霖水利

政和六年莊徽待制為郡守中使以金字牌奉御筆云
訪聞平江府三十六浦內自古置閘隨潮啓閉泄放水
勢歲久堙塞遂致積年為患今差本府戶曹趙霖躬親

具逐浦相度經久利害繪圖赴尚書省指說既被旨因徧歷諸縣遂得其利害霖意不過三說一開治港浦二置閘啓閉三築圩裹田遂條析其事合成一書奏之後略施行霖所建明與邨正夫差異霖專主置閘之說正夫則屬意於開縱浦橫塘使水趨於江而已竊謂二公之論與今日又不同往時所在多積水故所治之法如此今所以有水旱之患者其弊在於圍田由此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民間遂有無窮之害捨此不治而欲

興水利難矣

黃氏三夢

建寧黃氏乃名族也因游宦遂徙居于吳黃氏有三子皆勤於學問其父夢捷夫持榜帖報黃顏者遂以名其長子已而果第久之其夢如初乃拆偏旁名仲子以彥彥復掇高科後數年其夢亦如初黃甚怪之又以頡名其季頡既第顏即死矣

崑山編

唐人劉綺莊為崑山尉研窮古今細帙所積甚富嘗分類應用事注釋于下如六帖之狀號崑山編今其書尚存

臯橋詩

臯橋者漢臯伯通所居之地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為人舂役後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皮日休嘗賦詩云臯橋依舊綠楊中間里猶生隱士風唯我到來居上館不知何道勝梁鴻陸龜蒙詩云橫絕春流

架斷虹凭闌猶想五噫風今來未必非梁孟卻是無人
繼伯通

謝賓客

公諱濤字濟之其先三世仕吳越公幼而竒敏嘗講學
于陽山澄照寺之西廡時王翰林禹偁宰長洲羅拾遺
處約宰吳縣皆器重之自此顯名於時登淳化三年第
知益州華陽縣通判壽州知興國軍真宗即位銳意任
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狀者凡二十四人付中書

門下令驛召至闕公在選中命知曹州有兗人趙諫者
交權勢結豪俠務乘人之弊以告訐公奏之朝廷斬于
都市乃下詔凡民非干已事無得告言遂著于令為兩
川安撫還除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郡俄召
試直史館出為兩浙轉運使還判司農寺兼侍御史知
雜事知越州任滿拜太常少卿判登聞檢院又得請權
西京留司御史臺就拜祕書監遂分司洛下朝廷嘉其
恬退遷太子賓客其子既入臺閣迎侍于京師景祐元

年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子絳女適梅堯臣聖俞孫
景初景溫公始以文學中進士上第而子孫世踐其科
又父子更直館殿出處僅二十餘年皆衣冠之盛事公
分務洛下悉屏去外累於筆硯歌詩素所耽嗜亦不復
為曰佚我以老也數年間惟日看舊史一編以代賓話
一日因假寐夢中作讀史一絕云百年竒特幾張紙千
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浹生民越
一夕捐館范文正為記其事

張子野吳江詩

張子野宰吳江日嘗賦詩云春後銀魚霜下鱸遠人曾
到合思吳欲圖江色不上筆靜覓鳥聲深在蘆落日未
昏聞市散青天都淨見山孤橋南水漲虹垂影清夜澄
光合太湖為當時之絕唱

春申君

姑蘇城隍廟神乃春申君也按史記春申君初相楚後
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因城故吳墟以為都邑吳地

志亦云春申君嘗造蛇門以禦越軍其廟食於此也固

宜

越絕書云吳伐楚封春申君於吳其說又似不同要當以史記之言為正

蔣密學

蔣堂字希魯嘗兩守此郡後既謝事因家焉自號曰遂翁所居曰靈芝坊作園曰隱圃園之內如巖扃水月菴煙蘿亭風篁亭香巖峰皆極登臨之勝公喜賓客時為燕會日以詩篇為樂范貫之龍圖嘗賦詩云勇退人難事明公識慮長波濤濟舟楫霜雪見松篁林下開前圃

花間撒亞槍二疏良宴會老杜好篇章道向清來勝機
於靜處忘當除印如斗試一較閑忙

丁晉公拜老郁先生

祥符中丁晉公自叅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
時建節鉞者出入必陳其儀度既還鎮鄉人為之改觀

公在童齡時嘗從老郁先生學

先生居光盪巷師孟之
父戶部師淳之伯父子

嘗從師
孟學

至是首入陋巷詣先生之居以兩朱衣掖之拜

于其下先生惶懼大聲呼之曰拜殺老夫矣既坐話舊

極款密且云小年狹劣荷先生教誨痛加夏楚使某得
成立者皆先生之賜也先生愈不自安不數月果卒公
遣吏為辨棺斂葬埋之物甚厚吳人至今以為美譚

李璋

李璋

忘其字

居盤門內為人不羈王荆公甚愛其才嘗有

送行詩云湖海聲名二十年尚隨鄉賦已華顛卻歸甫
里無三徑擬傍胥山就一廛朱轂風塵休悵望青鞋雲
水且留連故人亦見如相問為道方尋木雁篇又有公

下第詩云浩蕩宮門白日開君王高拱試群才學如吾
子何憂失命屬天工不可猜意氣未宜輕感慨文章尤
忌數悲哀男兒獨患無名爾將相誰云有種哉由此聲
譽益著後以特恩補官孫益字彥中擢高科歷監察御
史徙居常熟

公素好譏諛有一故相遠派在吳中嘗於嬉遊之地
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妹某嘗遊公因題其傍曰混
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嘗赴特奏恩語同試

者云廷唱日必不以名見呼止稱某排第耳衆皆不以為然厚與之約已而進狀云因在京師有遠族相遇譜系亦有以璋名者欲以玖易之它日殿下果唱李玖盖公排第九也

木蘭堂詩

木蘭堂多為太守燕遊之地范文正公作守時嘗賦詩云堂上列歌鍾多慚不如古却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白樂天在蘇嘗教倡人為此舞也

堂之前後皆植木蘭
榦極高大兵火後不

存

林大卿買宅

州民有宅一區多出變怪無有售之者林顏大卿獨求
買之既徙入中夜據廳事獨坐以示其不恐忽見一白
衣婦人縱其所如俄至一處所潛伏不見詰朝使人穿
其地得銀百餘銖其上皆鐫一林字此無異尉遲敬德
事也

富祕監

富祕監嚴丞相忠文公之叔父也登大中祥符四年第
慶歷中以刑部郎中守鄉郡嘉祐中守祕書監致仕退
居于家未嘗一造府治終年無毫髮干請士大夫皆賢
之皇朝類苑嘗載其事卒贈司徒葬寶華山有子臨娶
先都官之女祕監與都官聘書今尚存飽學能文終池陽守鈞洵元
衡擢進士第皆祕監公之曾孫也

智積菩薩

靈巖寺乃智積開山之地智積當東晉末自西土來此

初立伽藍泗州僧伽持鉢江南至常之無錫聞智積在蘇即回曰彼處已有人矣由此名遂顯有一貧媪慕其行嘗持角黍為獻智積受之媪因得度至今上巳日號智積誕日聚數百媪為角黍會

三江口

松江之側有小聚落名三江口鄜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中皆謂此也三江即

禹貢所指者

楊惠之塑天王像

慧聚寺有毘沙門天王像形模如生乃唐楊惠之所作
惠之初學畫見吳道子藝甚高遂更為塑工亦能名天
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三昧嘗記其事謂其傍
二侍女尤佳且戒後人不可妄加塗飾近為一俗工修
治遂失初意

王執運使減租

初錢氏國除而田稅尚仍其舊畝稅三斗浙人苦之太宗乃遣王贄為轉運使轉運衙舊在姑蘇州治之西偏均兩浙雜稅贄悉令畝稅一斗使還大臣有責其增減賦額者贄謂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可復循偽國之制上從其說浙人至今便之

鬪鴨

陸魯望有鬪鳥一欄頗極馴養一旦驛使過焉挾彈斃其尤者魯望曰此鴨善人言見欲附蘇州上進使者奈

何斃之使者盡以囊中金以窒其口使徐問其語之狀
魯望曰能自呼其名爾使者憤且笑拂袖上馬復召之
還其金曰吾戲耳

中吳紀聞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中吳紀聞卷二

宋龔明之撰

姚氏三瑞堂

閭門之西有姚氏園亭頗雅致姚名淳家世業儒東坡先生往來必憇焉姚氏素以孝稱所居有三瑞堂東坡嘗為賦詩云君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為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東南馳此人世不乏此事亦時有楓橋

三瑞皆目見天意宛在虞鰥後惟有此詩非昔人君更
往求無價手東坡未作此詩姚以千文遺之東坡答簡
曰惠及千文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
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況復收邪固卻而不
受此詩既作之後姚復致香為惠東坡於虎邱通老簡
尾云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嘉然不須以物見遺惠
香八十罐却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為它
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為多致此懇予家藏三瑞堂

石刻每讀此則歎美東坡之清德誠不可及也

丁氏賢惠錄

丁氏賢惠錄安定先生文蘇子美書丁氏乃晉公之女弟陳君子之母也封長安縣君賢行甚著晉公鍾愛其甥欲官之丁氏固辭俾其以學術進晉公竦然稱歎已而同其弟繼登進士科觀此足以知夫人之賢矣

里人張紳世與陳舊其婦晚而沒夫人祿其嬰歸付乳媪親加撫視能言而還之相見既南謫家日淪困

有妣孫女幼孤夫人訓育篤於已生及歸馮氏子婦
式閑淑甚宜其家時工部黃郎中宗旦守蘇聞而謂
人曰茲事可書于史

張文定公知崑山

張文定公方平景祐中宰崑山時蔣堂侍郎為郡守得
公著芻蕘論三十篇上之因舉為賢良公知崑山時吳
越歸國未甚久郡邑地曠民占田無紀歲遠多侵越訟
數十年不能決公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約百一二悉

收其餘以賦貧民自是無訟

傳燈錄

永安禪院僧道元纂佛祖訖近世名僧禪語為傳燈錄三十卷以獻祥符中詔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李維太常丞王曙判定刻板宣布

曾大父

曾大父諱宗元字會之自幼穎悟絕人讀書於虎邱寺晝夜不絕舉進士為鄉里首選繼登天聖五年第主杭

州仁和縣簿時范文正公為帥改容禮之曰公器業清
修他日必為令器謹勿因人以進曾大父敬服其訓
高祖既抱疾因乞便省親移吳簿後以居憂服闋調建
安尉藹有稱聲保任者二十有二章召見改大理寺丞
知句容縣發擿姦伏政如神明葉道卿內翰時開府金
陵甚為之前席揚絃持使節行部號為深酷吏望風投
劾而去絃過境上獨不入縣或問其故絃曰龔君治民
所至有聲吾往徒為擾耳其見重如此自登朝未嘗游

公卿之門皆文正公之教也士論美之嘗通判衢越二
州終都官員外郎葬南峰山有文集十卷號武邱居士
遺藁子程孫況俱擢第曾大父善作詩嘗有六月吟云
曦輪獵野枯杉松火焚泰華雲如峰天地爐中赤煙起
江湖煦沫烹魚龍生獐渴獸脣焦斷峻駟無聲落晴漢
飢民逃生不逃熱血迸背皮流若汗玉宇清宮徹羅綺
渴嚼水壺森貝齒炎風隔斷真珠簾池口金龍吐寒水
象床珍簟凝流波瓊樓待月微酣歌王孫晝夜縱娛樂

不知苦熱還如何夜宴詩云兔魄侵階夜三刻蜀錦堆
香花院窄風動簾旌玳瑁寒露垂蟲網真珠白美人正
席羅絃管綺幄雲屏爐麝暖只恐金壺漏水空不怕鸞
觴琥珀滿勸君莫負秉燭游曾見古人傷書短贈處士
林逋詩云高蹈遺塵蛻含華傲素園璜溪頻下釣蕙帳
不驚猿養浩時清嘯忘機只寓言幾回生蝶翅明月在
西軒送陳君子之四明詩云短亭祖帳接平川柳拂迴
波繫画船漸向落暉分繡袖忍聽離曲怨鷓絃雲連稽

嶺應懷古路近花源好訪仙那更憑高望天際江堤烟
重草綿綿搗砧詞云星河耿耿寒煙浮白龍銜月臨霜
樓誰家砧弄細腰杵一聲搗破江城秋雙桐老翠墮金
井高低冷逐西風緊靜如秋籟暗穿雲天半鷺鴻斷斜
影哀音散落愁人耳何處離情先喚起長信宮中葉滿
堦洞庭湖上波平水萬里征衣成未成搖風搗月何丁
丁楚關秦嶺有歸客一枕夜長無限情曾大父嘗以所
業投范文正文正曰子之文溫厚和平而不乏正氣似

其為人也世以為確論云

婁侯

崑山乃古之婁縣今縣之東北三里有聚落尚以婁縣為名或云在漢為畷後避錢王諱改今名予攷三國志張昭拜輔吳將軍封婁侯則縣之為婁舊矣漢書云改於王莽時

滕章敏公

滕元發名甫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更字達道九歲能

賦詩敏捷過人范文正之父為諸舅見而竒之教以為
文文正為鄉郡而安定胡先生居於郡學公往從之門
人以千數第其文常為首舉進士試于廷宋景文公竒
其文擢為第三以聲韻不中程黜之其後八年復中第
三通判湖州時孫威敏公沔守錢唐一見曰後當為賢
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判吏部南曹同修
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上
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臣以為欺天

陷人矣知開封府遷御史中丞抗論得失為多出知秦州河朔地震壞城池廬舍命公為安撫使還復知開封府除翰林學士出知鄆州移定州入覲力言新法之害至定虜人畏服上喜令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又上疏論新法徙青州留守南都知蒲鄧二州坐累知安州侍郎韓丕旅殯於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以言者復貶筠州已而為湖州哲宗即位徙蘇揚二州除

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
為備全活五萬人徙真定河東除龍圖閣學士復知揚
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章敏
葬陽山公屢領帥權條畫皆有方議者謂近世名將無
及公者朝廷雖知公之深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必讒
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辜謗書滿篋即墨何罪
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

滄浪亭

滄浪亭在郡學之東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之池館其
後蘇子美得之為錢不過四萬歐公詩所謂清風明月
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是也予家舊與章莊敏俱有
其半今盡為韓王所得矣

范文正公復姓

范文正公幼孤隨其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
乃朱說也後請于朝始復舊姓表中改用鄭準一聯云
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

朱范蠡范睢事在文正用之尤為切當今集中不載

鄭宣徽

鄭戩字天休居臯橋天聖初登進士第嘗知開封府發
擿姦伏都下肅然遷三司使知樞密院俄以資政殿學
士知杭州移鎮長安有表曰聽嚴宸之鐘鼓未卜何晨
植勁柏於雪霜更觀晚節上稱誦者數四謂左右曰戩
氣質英豪朕欲用為宰相故屢試於外也慶歷三年代
范文正為四路都招討元昊畏其威再知長安蕃酋部

金匱石室書
卷二
將遮道卧轍不得行六年移并州尋拜宣徽使奉國軍節度使未幾薨贈太尉諡文肅葬橫山

五柳堂

五柳堂者胡公通直所作也其宅乃陸魯望舊址所謂臨頓里者是也公諱稷言字正思兵部侍郎則之妹少學古文於宋景文又嘗獻時議於范文正晚從安定先生之學皆蒙愛獎後以特奏名拜官調晉陵尉又主鄞縣簿又為山陰丞自度不能究其所施乃乞致仕陞朝

之後曾賜緋衣銀魚公既告老即所居疏圃鑿池種五
柳以名其堂慕淵明之為人賦詩甚衆公自中年清修
寡慾延納後進談論不少休日入後不飲食率以為常
或與客夜坐久不過具湯一杯而已年八十餘而終江
諫議公望為誌其墓子嶧

中隱堂三老

曾大父自都官員外郎分司南京謝事家居

所居在大酒巷取

白樂天大隱住朝市小隱入邱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

司間之詩建中隱堂與尚書屯田員外郎程適太子中
允陳之竒相與游從日為琴酒之樂至於窮夜而忘其
歸二公皆耆德碩儒致政於家吳人謂之三老

林氏儒學之盛

林氏本福清人徙居吳門有諱概者嘗為省試第一登
載國史儒學傳其子曰希旦邵顏相繼俱登科級希為
樞密諡文節旦為殿中侍御史邵為顯謨閣直學士諡
文肅顏為光祿卿希之子虞中詞科旦之子處亦登第

邵之子攄賜出身為中書侍郎近世儒門之盛必推林氏云

國一禪師

國一禪師乃崑山圓明村朱氏子捨俗為僧受業於景德寺法名道欽因游歷叢林遇一有道者語之云乘流而行遇徑而止既至雙徑遂借龍潭築菴於其上即開山之祖也事載塔銘云今慧聚寺之西有以羅漢名橋者蓋指國一云

葉少列

葉叅字少列嘗守此郡既謝事因居焉其子清臣登禁
從少列猶及見之范文正公嘗贈之詩云退也天之道
東南事了人風波拋舊路花月伴閑身湖外扁舟遠門
中駟馬新心從今日泰家似昔時貧見子登西掖攜孫
過北隣白雲高閣曙綠水後池春尊酒呼前輩爐香叩
上真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其居第在天慶之東中
有七檜堂內翰道卿嘗持本路漕節侍養道卿之子公

秉又嘗守鄉郡摺紳榮之

善卷寺丞乃內翰之孫長於詩與祠部叔父唱和甚多其

姪主簿公娶叔祖四朝議之女

二游詩

吳之士有恩王府叅軍徐修矩者守世書萬卷酣飲於其間至日晏忘飲食又有前涇縣尉任晦其居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皮日休嘗游二君宅每為浹旬之款篇章留贈不一號二游詩

安定先生

胡翼之本海陵人學者尊其道稱為安定先生景祐中范文正公薦先生白衣對崇政殿授祕書省校書郎文正上疏請建郡學首以先生為吳興學官繼移此邦先生居學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裳終日延見諸生以嚴師弟之禮解經有至要義慷慨為諸生論其所以治已而治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磨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崇尚行實自後登科為大儒者累世不絕如滕章敏范忠宣錢內翰醇老皆從先生之

學者也至今學宮畫像而祠之

蘇子美飲酒

子美豪放飲酒無算在婦翁杜正獻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正獻深以為疑使子弟密察之聞讀漢書張子房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正獻公知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

斗誠不為多也

張伯玉郎中

張伯玉字公達嘗為郡從事剛介有守文藝甚高范文正公深愛之嘗舉以應制科舉詞云張某天賦才敏學窮閭奧善言皇王之治博達古今之宜素蘊甚充清節自處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其應詔也又作上都行送之果中高選伯玉在蘇日述作並見蓬萊集

上方詩

唐孟郊因其父為崑山尉嘗至山中題詩於上方云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床錫杖莓苔青袈裟松柏香晴磬無短韻晝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放逍遙場其後張祐嘗有詩云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畫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景窻中岫孤煙竹裏村凭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皇祐中王荊公以舒侔被旨來相水事到邑已深夜艤舟寺之前秉火炬登山閱二公之詩一夕和竟詰旦即回棹其詩云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牀霜翰飢

更清風蕩遠亦香埽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游不忍
還迫迨冠蓋塲峰嶺互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
臺殿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少幽
興祇桑門此四詩為山中之絕唱

陳龍圖使高麗

陳睦字子雍嘉祐六年登進士科名在第二治平中詔
舉館閣才行之士子雍與劉攽李常寧李清臣輩首被
選擢熙寧元豐間高麗屢航海修貢朝廷以為恭選使

往諭之初命林希子中力辭更命睦睦即日就道神宗大喜語輔臣曰林希無親堅辭不行陳睦親在乃不憚於往因出希知池州假睦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特賜黃金帶受命七日而行涉海踰月出入驚濤中遂抵其國使還乃真拜所假官職且令服所賜黃金帶又賜黃金盞於令式外以為寵俄直龍圖閣知潭州卒墓在南峯山三子彥文經仲嘗躋法從彥武緯叔為提舉官

初林希樞密買卜於京師孟諲為作卦影畫紫袍金

帶人對大水而哭林以為高麗之役涉瀚海故力辭
之後出知池州繼遭喪禍其驗不在彼而在此信知
禍福不可避也

朱樂園先生

朱長文字伯原未冠擢進士第英聲振于士林元祐初
充本州教授入朝除祕書省正字樞密院編修官後以
疾解任退居于家所居在雍熙寺之西號樂園坊地有
高岡清池喬松壽檜先生以志不得達棲隱于中潛心

古道篤意著述人莫敢稱其姓氏但曰樂園先生樂園
在錢氏時號金谷方子通嘗有詩云吳門此圃號金谷
主人瀟灑能文章子通又嘗著樂園十詠一曰樂園二
曰邃經堂三曰琴臺四曰墨池五曰魚溪六曰詠齋七
曰灌園亭八曰見山岡九曰峨冠石十曰冽泉井常公
安民嘗造先生隱居愛其趣識志尚灑然有異於人而
惜其遺逸沈晦因觀所著續圖經遂作序以紀之

海涌山

虎邱舊名海涌山闔閭王既葬之後金精之氣化為虎踞其墳故號虎邱山椒有二伽藍列為東西白樂天有東武邱西武邱詩顏魯公亦云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年今之西菴西武邱也虎字避唐諱改曰武

盧通議

盧革字仲辛本德清人少竒穎舉神童年十六擢進士乙科慶歷間知龔州時蠻人入寇桂管公經畫軍須以應辦聞歷婺泉二州除廣南提點刑獄福建湖南兩轉

運使力請郡以自劾神宗嘉之顧執政曰盧革恬退如此可與一佳郡遂除宣州未幾告老遷光祿卿致仕以子貴進祕書監太子賓客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哲宗踐阼遷通議大夫退居于吳十五年年八十二卒子秉今盧提刑橋即公所居之地也先殿院既以散秩養病日與賓客酌酒賦詩自娛公誠慤莊重有前輩之風先殿院雅好其為人朝夕與之議論公性不甚飲每勸之酒至三分則起而拱手曰已三分矣至五分則曰已五分

錢文已全言
卷二
矣其他率以是應之既去先殿院審執事者皆曰客之
言毫髮不妄由是益器重之

閭門樓詩

閭門舊有樓三間予猶及見之陸機吳趨行云閭門何
峨峨飛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蘇子美詩
云年華冉冉催人老雲物蕭蕭又變秋家在鳳凰城下
住江山何事苦相留更建炎兵火不復存矣

章守子用皂蓋

元豐中章帖峽之弟朝議為郡守剛介不可屈人因目之

曰章硬頸其子出入用皂絹蓋肩輿不過二人

隨緣居士

黃策字子虛彥之子中進士乙科為雍邱縣主簿元符末詔許中外言事時昭慈既復位號典冊有未盡正者因上書引古義力爭之崇寧初黨論起名入黨籍羈置登州會赦還鄉里遂休官號隨緣居士欽宗嘗書隨緣二字賜之藏宸翰於家著隨緣居士記書之於壁建炎

中追錄黨人除直祕閣

公無疾端坐而逝
葬光福山
自題其墓曰隨緣居士之塔

石點頭

今虎邱千人坐旁有石點頭十道四蕃志云生公異僧
竺道生也講經於此無信之者乃聚石為徒與譚至理
石皆為點頭

軌革卦影

韓中字字應天將游上庠聞市肆有精軌革術者應天
筮之畫一金章紫綬人有賁色瓶在其旁後有一人處

圓圈中術士謂之曰君此行未必到闕中途必為貴人所留應天未之信行次南徐適朱行中龍圖為郡守與之厚善聞其來倒屣迎之延於郡圃朱平生愛一賁色酒壺因宴出示之圃中有草菴其狀甚圓應天寢於其間與卦影所畫無一不驗以此知不惟飲啄前定雖受用之物寢處之地亦非偶然者

賁色一作祕色

夢石天王像

後唐時慧聚寺有紹明律師僧中傑出者居半山彌勒

閣一夕夢神人曰簷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鍾師
宜知之詰旦掘其地果獲此二物今尚龕置壁間形製
極古故前輩有詩云一旦石像欲發現先垂景夢鳴高
岡常熟破山恩高僧嘗學于紹明見本朝僧史

改正洪範

余燾字元輔方舍法欲行上書引成周事力贊之因命
以官累遷至正郎後復上書改洪範篇自王省惟歲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乃屬之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

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之下謂九疇皆有行文惟四五紀無之至於八庶徵之後既言肅時雨若止蒙常風若意已斷矣而又加王省惟歲以下之文則近於贅或者是其說然為臺諫所彈不果施行

范文正四子

文正四子純佑字天成純仁字堯夫純禮字彛叟純粹字德孺長子少有大志惜乎享壽不遐終軍器簿堯夫位丞相彛叟為右丞德孺亦躋法從平時文正喜收接

名士如孫明復胡安定之徒皆出其門朝夕與其子弟
講論道德故賢行成於所習云

林酒仙

國初時長洲縣東禪寺有僧曰遇賢姓林氏以其飲酒
無算且多靈異故鄉人謂之林酒仙口中可容兩拳嘗
醉於酒家每出群聚而觀之者不絕能自圖其形無毫
釐不相似好賦詩雖多俗語中含理致然亦有清婉者
如云揚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它時若向無

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綠柳無啼鳥庭下蒼苔有
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心閑增道氣
忍事敵災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求人若此之類皆名
言也真身塑寺中

章岷

章岷字伯鎮嘗為平江軍推官文聲甚著與曾大父同
登天聖五年第情好極密高祖殿院墓銘乃其所作也
范文正公有和章岷從事鬪茶歌及同登承天寺竹閣

詩

鮓魚

鮓

廣韻吾灰切魚名似鮓集韻吾回切魚名鯢之小者

魚出吳中其狀似鮓隋大

業中吳郡嘗獻海鮓魚乾膾四缶遂以分賜達官皮日
休詩云因逢二老如相問正滯江南為鮓魚

徐都官九老會

徐祐字受天擢進士第為吏以清白著聲慶歷中屏居
於吳日涉園廬以自適時葉公參亦退老于家同為九

老會晏元獻杜正獻皆寓詩以高其趣晏之首題云買
得梧宮數畝秋便追黃綺作朋儔杜之卒章云如何九
老人猶少應許東歸伴醉吟時與會者纔五人故杜詩
及之享年七十有五終都官員外郎子仲謀屢把麾持
節女適樞密直學

士施
昌言



中吳紀聞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中吳紀聞卷三
四三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齋

謄錄監生臣王永鎮

謄錄監生臣鯤

欽定四庫全書

中吳紀聞卷三

宋龔明之撰

葉道卿

葉清臣字道卿少列之子天聖二年劉筠知貢舉得公所對策竒之擢為第二國朝以來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寶元中為兩浙轉運使康定初知制誥慶歷初出知江寧府召入為翰林學士俄丁父憂有詔起復為邊帥力辭不行免喪知邠州改知澶州又改青州永興軍皇

祐初復召入為三司使帝嘗訪以禦邊之策公對曰陛下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逸叛羌黠虜頻年為患詔問輔翼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為不患無人患有而不能用爾今輔翼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政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人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遠有方略者

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良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沈毅有術略張亢個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上用其言皆見任信未幾出守河陽卒公識度竒拔議論出人意外表其立朝也數以忠言鯁論啓沃上心而媚忌者衆竟不果大用范文正公嘗為文祭之云濬學偉文發於妙齡天然清流不雜涇涇又云高

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風采搢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
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曰命數語盡之矣

觀風樓

子城之西舊建樓其上名觀風范文正公作守時嘗賦
詩云高壓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家
聲碧寺煙中靜紅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目是詩情
在唐但謂之西樓白樂天有西樓命宴詩後改為觀風
今復名西樓矣

三高亭

越上將軍范蠡江東步兵張翰贈右補闕陸龜蒙各有
畫像在吳江鱸鄉亭之旁東坡先生嘗有吳江三賢畫
像詩後易其名曰三高且更為塑像臞菴主人王文孺
獻其地雪灘因遷之今在長橋之北與垂虹亭相望石
湖居士為之記

程光祿

程師孟字公闢所居在南園之側號畫錦坊自高祖思

為錢氏營田使因徙姑蘇擢景祐元年進士第知吉水
錢塘二縣皆有政聲後通判桂州慶歷中詔近侍二十
人各舉所知於是柳植施昌言薦公可任除知南康軍
又知楚遂二州提點夔路刑獄屬歲大饑公行部以常
平粟賑民猶不足即奏發倉以濟之吏勸須報公曰本
道至都五千里報至則民殍矣遂活飢民四十餘萬擢
提點河東路刑獄岢嵐等郡無常平粟邊民飢或竄蕃
境公得請出祠部牒募民納粟置廩以備荒歲汾晉之

旁山谷之水可以溉田公為醜渠續通泉源所溉者無慮萬頃召拜三司度支判官居一歲知洪州興利除害一方甚賴之英宗即位召判三司都磨勘司委公商度河北四榷場利害公請減物直償閣欠以來北賈使還除利州路轉運使江南西路轉運使始江西茶禁既通賦民納茶租謂之白紐錢民甚患之公奏令鬻茶者計斤輸秤頭錢代其數以寬民力至熙寧中以公之請頒下諸路俄傳交趾為寇遂以公直昭文館知福州一新

學宮禮先生賢士以厚教育之意鐵錢亂幣公為罷之
籛疾救荒蘇息以萬計閩中父老有云自國朝守吾郡
者謝諫議泌以惠愛著蔡端明襄以威名顯兼之者惟
公而已移知廣州廣控蠻粵而無藩垣扞禦之備公至
則請作西城廣踰十二里由是廣人有自安之計大修
學校日引諸生講解負笈而來者相踵諸蕃子弟皆願
入學秩滿除右諫議大夫再任公治廣六年威愛並行
上遣中使撫問召判三班院遷給事中充集賢殿修撰

判都水監改判將作監出知越州公至越寬猛適中而
事自治民皆愛之又逾於洪福廣也官制行換太中大
夫青社闕帥以通議大夫充京東安撫使暮年政成上
疏告老遷正議大夫致仕哲宗即位授光祿大夫卒年
七十八葬橫山公強敏精察出於天性凡臨治五大鎮
斷正滯訟辨活疑罪蓋不可勝計所至之地圉圉空虛
道不拾遺既去民為立祠刊石頌德樂圃先生少許可
至言公政事則曰雖韋丹治豫章孔戣帥嶺南常衮化

七閩無以加也故天下以為才臣吏師有詩集二十卷
奏議十五卷

丁晉公飯僧疏

丁晉公南遷日夢南嶽懶瓚禪師遂捨白金一笏飯僧
于潭州自製齋疏云右伏以佛垂徧智道育群情凡欲
拯於傾危必豫形於景貺某白衣干祿叨冢宰之重權
丹陛宣恩忝先皇之優渥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寸心
和傳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嘗於安寢忽夢清容妙訓

泠泠俾塵心而早悟真儀隱隱恨凡目以何知蓋以智
未周身事乖遠慮既禍臨而不測誠災及以非常出向
西京感聖恩而寬宥竄於南裔當國憲以甘心咎實自
貽孽非他作念一家而散地思萬里以何歸既為負國
之臣永廢經邦之術程游湘土道假堊山正當煩惱之
身忽接清閑之衆方知富貴難保始終直饒鼎食之榮
豈若孟羹之美特形歸命恭發精誠捐施白金充羞淨
供仰苾芻之高德報懶瓚之深慈冀保此行乞無他患

惟願天回南睽澤賜下臨免致邊夷白日便同於鬼趣

賜歸中夏黃泉亦感於君恩虔罄丹誠永繫法力卑情

不任激切之至

補仲山之衷雖曲盡於寸心今多作巧心後人見晉公以智巧敗故改云惟其

曲盡於巧心是以難調於衆口不知以巧對衆未如寸字為切

蔡君謨題壁

張子野宰吳江因如歸舊亭撤而新之蔡君謨題壁間
云蘇州吳江之濱有亭曰如歸者隘壞不可居康定元
年冬十月知縣事祕書丞張先治而大之以稱其名既

成記工作之始以示于後

邨正夫

邨亶字正夫太倉人起於農家自幼知讀書識度不類
凡子年甫冠登嘉祐二年進士第崑山自國朝以來無
登第者正夫獨破天荒後住金陵遣其子僑就學於王
荆公嘗有贊見詩云十里松陰蔣子山暮煙收盡梵宮
寬夜深更向紫微宿坐久始知凡骨寒一派石泉流沆
漉數庭霜竹顛琅玕大鵬汎有搏風便還許鷓鴣附羽

翰荆公一見竒之今集中有謝邨直祕校見訪於鍾山
詩云誤有聲名只自慙煩君跋馬過茅簷已知原憲貧
非病更許莊周智養恬世事何時逢坦蕩人情隨分值
猜嫌誰能胸臆無塵滓使我相從久未厭自此聲價頗
重熙寧中為司農寺丞上書言水利朝廷以其工大役
重頗難之正夫條水之利害著成一書今刊行於世未
幾復司農寺丞除江東運判元祐初入為太府寺丞出
知溫州以比部郎中召未至而卒年六十有六葬於太

倉孫升卿登第守徽常二州

公初授睦州團練推官知杭州於潛縣未赴以水利
役法鹽銅鐵五利獻諸朝丞相王文公安石竒之除
司農寺丞旋出提舉兩浙水利議者以其說非便遂
罷免已而歸治所居之西積水田曰大泗灑者如所
獻之說為圩岸溝洫井舍場圃俱有井田之遺制於
是歲入甚厚即圖其狀以獻且以明前日之法非苟
然者復召為司農寺主簿稍遷丞預修司農寺勅

式頗號完密除江東路轉運判官

陳殿丞

殿中丞陳質德行著於鄉里其死也范文正公挽之云
賢者逝如此皇天豈易知衆人皆墮淚君子獨安卑幾
世傳清白滿鄉稱孝慈賢哉生令嗣遺秀在蘭芝公生
二子曰郢曰之奇皆為吳中高士

鬱林石

陸龜蒙居臨頓里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仕吳為鬱林

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
鬱林石

謝希深

謝絳字希深太子賓客濤之子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
甲科楊文公薦其才召試館職充祕閣校理景祐元年
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歐陽文忠公嘗云三代以來
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常揚元白不足
多也寶元初知鄧州卒年四十有五公自少而仕凡五

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之子景初景溫皆為時名儒

范文正公還鄉

文正公自政府出歸鄉焚黃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以為太過公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敢不盡禮乎既至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又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

以濟養群族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之其計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二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仕而家居俟代者預馬仕而之官者罷其給公雖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

清遠道士詩

清遠道士與沈恭子游虎邱寺詩云我本長殷周遭罹

歷秦漢四瀆與五嶽名山盡幽竄及此寰區中始有近
峰翫近峰何鬱鬱平湖渺瀰漫吟挽川之陰步上山之
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翁欲歸青松忽消半
客去川島靜人來山鳥散谷深中見日崖幽曉非旦聞
子盛遊遨風流足詞翰嘉茲好松石一言常累歎勿謂
予鬼神忻君共幽讚清遠道士竟不知其為何人以鬼
神自謂亦怪之甚者顏魯公李德裕皮日休陸龜蒙皆
有和篇沈恭子亦莫詳其因詩中有風流詞翰之稱必

神怪之儔也

幽獨君詩

唐時虎邱石壁隱出幽獨君詩二首其一云幽明雖異
路平昔忝工文欲知潛寐處山北有孤墳其二云高松
多悲風蕭蕭清且哀南山接幽壠幽壠空崔嵬白日徒
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回況復念所
親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言哀哉復哀哉其辭甚奇愴
後人又有賦答幽獨君一詩不知誰氏所作

本禪師

宗本圓照禪師乃福昌一飯頭

福昌承天寺子院

懵無所知每

飯熟必禮數十拜然後持以供僧一日忽大悟恣口所言皆經中語自此見道甚明後住靈巖近山之人遇夜則面其寢室拜之侍僧以告遂置大士像於前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為其大者其它率以是勸人仁宗嘗召至京師賜金襴衣加圓照師

號後復歸本山

舊傳宗本至京師有一貴戚欲試之因以狷倡薦寢
本登榻鼻息如雷其倡為般若光所燦通夕不寐翌
旦炷香拜之曰不意今日得見古佛

吳王拜郊臺

吳王拜郊臺在橫山之上今遺跡尚存春秋時王政不
綱以諸侯而為郊天之舉僭禮亦甚矣

范貫之

范師道字貫之文正公之妹登天聖八年甲科嘗知廣
德縣有治狀孫甫之翰薦之通判許州至和元年吳育
春卿薦公召拜侍御史公之少也有經綸天下之志其
長也遇事未嘗屈及為上耳目蚤夜思所以稱職者始
見上即陳願擇賢相以久其任既而論奏二府與近侍
不法事上多用其言俄出知常州御史府極言其不平
宰相亦以是罷去而公之名迹愈聞天下移廣東路轉
運使又移兩浙未幾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嘉祐四年

百官上尊號公獨諫以為無益於治體而有損聖主謙
尊之德至言諸閤女御例遷因災異以明天意上皆深
然之無遷侍御史知雜事會大臣居機密者無遠謀
繼而進者復不協時論公論列甚切上雖納其奏然用
是出知福州召為三司鹽鐵副使嘉祐八年以疾請郡
除戶部郎中直龍圖閣知明州下車未久卒年五十有
九公出入臺諫凡九載朝廷之事聞無不言言必欲行
如擇宗室以備問安之職請士大夫終葬始得從仕限

民田以均民產抑貪墨以清守令止內降以杜漸立私廟以廣孝擇知典故近臣以任太常禮樂之官減色役以恤民力之困皆天下之急務而衆所願行者有奏議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嘗為唐史著君臣治忽之迹命藏祕閣有詔褒美子世京世亮皆舉進士第所居在承天寺前號牙冠坊葬天平山趙清獻公誌其墓

南翔寺

崑山縣臨江鄉有南翔寺初寺基出片石方徑丈餘常

有二白鶴飛集其上人皆以為異有僧號齊法師者謂
此地可立伽藍即鳩財募衆不日而成因聚其徒居焉
二鶴之飛或自東來必有東人施其財自西來則施者
亦自西至其它皆隨方而應無一不驗久之鶴去不返
僧號泣甚切忽於石上得一詩云白鶴南翔去不歸惟
留真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薰修享二時因
名其寺為南翔寺之西又有村曰白鶴

張敏叔

張景修字敏叔人物蕭灑文章雅正登治平四年進士
第雖兩為憲漕五領郡符其家極貧窶僦市屋以居嘗
有絕句云茅簷月有千金稅稻飯年無一粒租生事蕭
條人問我水芭蕉與石菖蒲觀其詩大抵多清淡嘗題
集清軒詩云洗竹放教風自在傍溪看得月分明又多
好用俗語如得五品服詩云白快近來逢素髮赤窮今
日得朱袍又謝人惠油衣詩云何妨包裹如風藥且免
淋漓似水雞蓋以文滑稽也舊嘗作古風送朱天錫童

子云黃金滿籬富有餘一經教子金不如君家有兒不
肯娛口誦七經隨卷舒渥洼從來產龍駒鸞鷲乃是
真鳳雛一朝過我父子俱自稱窮苦世為儒雪窻夜映
孫康書春隴晝荷兒寬鋤翻然西入天子都出門慷慨
曳長裾神童之科今有無談經射策皆壯夫古來取士
凡數塗但願一一令吹竽甘羅相秦理不誣世人看取
掌中珠折腰未便賦歸歟待君釋褐還鄉間初景修為
汝州梁令作此詩天錫既到闕下忘取本州公據為禮

部所却因擊登聞鼓繳景修詩為證神宗一見大稱賞之翌日以語宰相王珪而恨四方有遺材即令召對珪言不欲以一詩召人恐長浮競不若俟其秩滿然後擢用之遂止令中書籍記姓名比罷官而神宗已升遐矣景修歷任三朝每登對上必問聞卿作朱童子詩試為舉似由此詩名益著終祠部郎中年七十餘卒平生所作詩幾千篇號張祠部集子漢之

漢之嘗宰崑山頗緩於索租邑人戲云渠

家自來無此故不與人索也敏叔有花客詩十二章 梁縣屬汝州

崑山夫子廟

唐制郡邑皆得置夫子廟自黃巢之亂存者無幾崑山
之廟更五代六十年不建自本朝太平興國三年錢氏
納土請吏朝廷始除守以治之至雍熙初徵事郎邊倣
首為崑山宰因其遺址重立夫子廟門闕甚麗狀十哲
像於其旁王元之為作記景祐初范文正請立郡庠於
是縣亦有學矣

孫子和

孫冲字子和登熙寧六年進士第少負才名為荆公之
客嘗著鄉黨傳說二論荆公甚竒之後宰和之含山號
為循吏律已甚正一毫無妄取秩滿率家人解其歸裝
老獲有蓄一砧者子和視之曰非吾來時物也命還之
其它大率類此鶚章交上改宣德郎未幾卒于京師年
三十有五無子以族姪峻為嗣峻嘗倅江州終朝請大夫
子和妻予之姑氏又與叔祖朝議為同年叔祖嘗以
詩挽之云結髮欣同籍聯姻喜素風期君千里逸耀

我一枝窮新命拖紳後殘編旅笥中空餘循吏傳紀
次在元豐

張翰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罔不樂居其官一日在京師見
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
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還國
初王贄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濶煙
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為尊鱸贄之

意謂翰度時不可有為故飄然引去實非為鱸也至東坡賦三賢詩則曰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直為鱸魚也自賢其說又高一著矣

皮日休

皮日休字襲美唐咸通十年為郡從事居官纔一月陸魯望以所業見之自此交從甚密更迭唱和無慮數百篇總目之曰松陵集松陵吳江別名也日休自有著述號鹿門子書

橋名

城中有橋梁三百六十所每橋刻名於旁者始於郡守韓子文度支兵火後間有缺者

福昌長老正橋頗具眼禪林多宗之一日升堂有問話者云蘇州三百六十座橋那座是正橋答云度驢度馬

賀方回

賀鑄字方回本山陰人徙姑蘇之醋坊橋方回嘗游定

力寺訪僧不遇因題一絕云破冰泉脈漱籬根壞衲猶
疑掛樹猿螭屐舊痕渾不見東風先為我開門王荊公
極愛之自此聲價愈重有小築在盤門之南十餘里地
名橫塘方回往來其間嘗作青玉案詞云凌波不過橫
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華年誰與度月橋仙館綺窻
朱戶唯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衡臯暮綵筆新題斷腸句
試問閑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後
山谷有詩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唯有賀方回其為

前輩推重如此初方回為武弁李邦直為執政時力薦之其略謂切見西頭供奉官賀某老於文學泛觀古今詞章議論迥出流輩欲望改換一職令人文資以示聖時育材進善之意上可其奏因易文階積官至正郎終於常侍

白公檜

白樂天為守時恩信及民皆敬而愛之嘗植檜數本於郡圃後人目之為白公檜以況甘棠焉

癸甲先生

潘勺字叔治登進士第為吳興郡掾後絕意祿仕徧遊天下佳山水嘗為雁蕩百詠其末云都為畫工圖不得一時收拾作詩歸自號癸甲先生或問其故曰始終之義也後果以癸日亡甲日殮

方子通

方惟深字子通本莆田人其父屯田公葬長洲縣因家焉最長於詩嘗過黯淡灘題一絕云溪流怪石礙通津

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妙手古來何事不由人
王荆公見之大喜欲收致門下盖荆公欲行新法沮之
者多子通之詩適有契於心故為其所喜也後子通以
詩集呈荆公侑以詩云年來身計欲何為跌宕無成一
軸詩懶把行藏問詹尹願將生死遇秦醫丹青效虎留
心拙斤匠良工入手遲此日知音堪屬意枯桐正在半
焦時凡有所作荆公讀之必稱善謂深得唐人句法嘗
遺以書曰君詩精淳警絕雖元白皮陸有不可及子通

游王氏之門極蒙愛重初無一毫迎合意後以特奏名授興化軍助教隱城東故廬與樂圃先生皆為一時所高每部使者及守帥下車必即其廬而見之前後上章論薦者甚衆子通竟無祿仕意其於死生禍福之理莫不超達嘗造一園亭不遇主人自盤礴終日因題於壁閒云何年突兀庭前石昔日何人種松柏乘興閑來就榻眠一枕春風君莫惜城西今古陽山色城中誰有千年宅往來何必見主人主人自是亭中客其灑落類如

此仲殊一日訪子通有絕句云多年不見玉川翁今日
相逢小榭東依舊清涼無長物只餘松檜養秋風可見
其清高矣年八十三而卒有詩集行於世無子一女適
樂圃先生之子發

破山詩

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
空人心此題常熟破山也舊傳有四高僧講經山中一
老翁日來聽法久之問翁所從來答曰吾非人也龍也

因問本相可得見乎曰可已而果以全體見僧恐甚亟
誦揭諦咒語揭諦神與龍角力龍不能勝破其山而去
續圖經所載不同謂白龍與一龍鬪未知孰是

甫里

甫里在長洲縣東南五十里乃江湖散人陸龜蒙魯望
躬耕之地散人廟食於此一方之人至今想其高風常
誇示於四方以為榮焉唐書云散人乃唐相元方七世
孫又自號天隨子著笠澤叢書若干卷

有脚書厨

叔祖諱程字信民剛正自守不惑於禍福嘗憤聖道不明欲排異端之學家不置釋老像祭祀未嘗焚紙錢儒家甚宗之自幼讀書于南峰山先都官墓廬攻苦食淡手未嘗釋卷記問精確經傳子史無不通貫鄉人號為有脚書厨嘗題一絕於壁間云月度疎櫺起更慵坐聽澄照五更鐘却思潮上西興急風遶山前萬箇松登熙寧六年進士第歷西安丞桐廬令子況既登郎省贈左

朝議大夫

秦娘

秦娘吳之美婦人也劉禹錫詩云有時粧成好天氣走上臯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傍忽見停隼旟

南園詩

南園乃廣陵王舊圃中有流盃旋螺亭亞於滄浪之景王黃州為長洲時無日不攜客醉飲嘗賦詩云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

之大觀末蔡京罷相欲東還詔以其園賜之京即以詩
贈親黨云八年惟幄竟何為更賜南園寵太師堪笑當
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黃州之詩不過寓意爾京
遽以無功名誚之黃州雖終為黜臣其名與天地同不
朽京居相位二十年又處師垣之尊至今雖三尺之童
唾罵不已其賢不肖何如也

朱子奢

朱子奢蘇州人太宗時為弘文館學士帝嘗詔起居記

錄臧否朕欲見之子奢曰陛下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帝深納之見唐書儒學傳

錢氏納土

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奉表獻漳泉兩郡詔授洪進武寧軍節度使留京師奉朝請是歲錢忠懿王俶上表獻十三州之地錢氏納土蓋在陳氏之後或說以為興國二年非也

白馬磧

南峰山北有聚落號白馬磧昔支遁騎白馬而來飲於磧中因以名馬山之巔有石埒然號馬跡石又有一石室號支遁菴乃其修習之地也

禪月大師

萬壽寺有禪月閣禪月者唐僧貫休也生於婺之蘭溪自祝髮為僧徧叅名德又善作詩文有西嶽集行於世性好圖畫古佛嘗有夢得十五羅漢梵相既而尚缺其

一未能就夢中復有告之曰師之相乃是遂如所告因
照水以足之今其畫尚傳既至吳寓跡萬壽甚久後入
蜀死葬于成都平生行業具載白蓮塔銘

中吳紀聞卷三